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九十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九十四

五穀部一

穀

種

苗稼

禾

稻

穀一

增說文曰穀續也百穀總名格物總論曰穀種之美者也其為種也不一攷之前載有言三穀者梁稻菽是也有言五穀者麻黍稷麥菽是也有言六穀者稻黍稷梁麥菽是也有言九穀者稷秬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是也有言百穀者又包舉三穀各二十種者為六十蔬
果之實助穀各二十是也蓋人食之則飽不再食則飢
未有不資以為生也然不種則不生不時則不獲故古
者重穀而務農焉種以時而生以時耕以時而獲以時
人事盡焉地利盡焉天時應焉苗而秀秀而實昔春而
種者子粒耳秋而收者萬顆也昔春而入土者升斗耳
秋而登場者倉箱也國與民俱足獨不在此乎故聖王
必貴五穀而賤金玉 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

乎土 詩曰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又曰播厥百穀既

庭且碩曾孫是若 原周禮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

邦國都鄙九穀之數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宜

五種

黍稷菽
麥稻

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

黍稷
稻麥

雍州冀州

宜黍稷幽州宜三種

黍稷
稻

又曰太宰九職任萬民一

曰三農生九穀 增又曰凡王之饋食用六穀

稻黍稷
粱麥菽

菽彫
胡也

又曰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月令曰

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孟夏驅獸無害五穀

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王制曰五穀不

熟不鬻於市 樂記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

德而五穀昌疾疹不作而無妖祥德盛而教尊五穀時

熟然後賞之以樂 原左傳曰小國之仰大國如百穀

之仰膏雨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

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大侵

則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

神禱而不祠五穀皆熟為有年 爾雅曰中有岱嶽五

穀魚鹽生焉穀不熟為饑仍饑為薦禮斗威儀曰君
乘木而王則草木豐茂嘉穀並生也春秋繁露曰金
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春秋左助期曰
咸池主五穀周書曰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
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大戴禮曰食氣者神明而
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夏小正曰三月祈
麥實者五穀之先也故以急祈而祀之者也漢孔鮒
小爾雅曰藁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山海

經曰都廣之野百穀自生冬夏播琴

注曰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素

女所出也播

琴猶播殖

增漢書晁錯曰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

時聚於力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荊州記曰淮

陽郡西北接萊陽縣有溫泉其下流百里恒資以灌溉

常十二月一日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重種一年三

熟 管子曰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

所蕃熟也 師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五木者

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

之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

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

其衰不足也 淮南子曰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

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木也菽夏生冬死菽火也麥秋

生夏死麥金也齊冬生仲夏死齊水也又曰女夷鼓歌女夷

天帝之女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孟夏之月以

下司時令熟穀禾雉鳩長鳴為帝候歲 星經曰八穀八星在五

車北主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星明則俱熟 京房易

逆刻曰天雨穀歲大熟 揚雄方言曰凡以火乾五穀

之類出自山東齊楚以往曰熬隴冀以往曰僦秦晉之

間曰熬 楊泉物理論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

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粱者黍稷之總名

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

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

穀者穀種衆種之大名也 兵書曰軍中地生五穀將

軍得天道大吉 論衡曰謂天雨穀從天而下應變而

生非也夫雲出於山散而為雨人見從天墜謂天雨水也夏日則雨冬寒則凝為雪發於丘山不從天降明矣穀從地起與疾風俱飄零於地人謂之天雨也 世要論曰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 博物志曰鴈食粟則翼垂不能飛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 又曰扶海洲上有草焉名曰師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禹餘糧 夢書曰

五穀為財飲食物夢見穀得財吉五穀入家家當盛
東京賦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 曹植謝賜穀表曰詔
書念臣經用不足以船河邸閣穀五千斛賜臣 謝玄
書曰糧穀十斛是釣池上之所種 杜甫策曰穀者所
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
之藏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
而謂何 又曰穀者百姓之本百役皆出

穀二

增大戴禮曰黃帝播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生而民
得其利百年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
三百年 賈誼書曰神農嘗百草之實察鹹苦之味教
民食穀 史記曰黃帝考定星歷立五行民神易業敬
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

嘉穀也

又曰黃帝藝五種 左

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
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鵠臬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左傳曰秦伯之弟鍼謂趙文子曰鍼聞之國無道年

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王肅喪服要記曰昔者

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公曰不也

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

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孔

叢子曰魏王問子慎曰寡人聞昔上天神異后稷而為

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

云天雨之反以亡國何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

聞其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大能教民善種穀以利天下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史記曰留侯性多病即導引不食穀桓譚新論曰世俗咸言漢文帝澤加黎庶穀至石數錢述異記曰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天雨穀三日尋魏地奏亡穀二千頃博物志曰孝元竟寧元年南陽陽山郡雨穀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米豆而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壯如大豆初

生時 袁宏漢記曰赤眉亂後關中大饑黃金一斤易五升穀 風俗通曰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
大國家之為強弱也建武之初軍役亟動牛亦損耗農
業頗廢米石萬錢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徵應於是
旅穀彌望野繭被山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天下野
穀旅生麻菽尤盛 又曰建武初穀食尚少趙孝得穀
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茹菜禮夫
妻來輒獨飴之積久禮心疑恠後伺掩見亦不復肯出

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論衡曰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

穀蔽地視穀形如米而黑此徼外地所生穀也徼外不
食穀生於草野成熟委於地遭疾風飛穀集中國中國
見之謂天雨穀 華嶠後漢書曰馬援在河西有穀數
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東
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
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馬不須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
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宗時五將

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綴即下調馬穀防遂見親也 述異記曰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民家則不雨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親舊也 又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曹公曰夫定國之

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
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
萬斛於是郡縣置田官所在積穀 又高堂隆曰祿賜
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若令有廢是
奪其命 又曰甄皇后三歲失父後天下兵亂饑饉百
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
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
為罪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

舉稱善 羊祜別傳曰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反四

十餘日刈賊穀以為軍糧皆計頃畝送絹還直使如穀

價 王隱晉書曰鄧攸為吳郡太守吳人饑荒攸輒出

臺倉穀賑之後被劾攸曰善不可為也 異苑曰涼州

張駿時天雨五穀殖之悉生因名為天麥 三國典略

曰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鳥巢於庭樹

蕭譽惡之謂山曰射中者賜一車穀其鳥雛並於枝上

山曰脫一箭中兩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為送譽許

之於是山射中其兩項答甚欣悅即令載穀送之後
魏書韋珍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
之遷龍驤副軍賜騂騮二匹帛五十五匹穀三百斛珍
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之曰天子以我能撫綏故賜以
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北史曰盧義

僖寬和畏慎不妄交遊性情儉素不營財利少時幽州
頗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
其契州間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欣

然甘之 唐書曰長壽二年元日大雪其夜質明而晴

上謂侍臣曰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未知此語有何
故實文昌右丞姚璩對曰汜勝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
其汁和種則年穀大穰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
雪以為嘉瑞上曰朕臨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豐
稔此即可為大瑞雖麟鳳亦何用焉 唐孫憲北夢瑣
言曰相國韋公宙善治生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
除廣州節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

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
宗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穀三

原九穀 五種

周禮曰廩人掌九穀以待匪頒賜稍食月令季冬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

耦耕

增嘉生

豐成

張九齡今百穀嘉生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陸贄奏議曰

今歲開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

國寶

民天

上詳穀一范計然穀惟國寶食乃民天

熾茂

阜康

劉仁軌曰今茲澍澤

需足百穀熾茂

下詳穀一杜甫策

不登

不愛

六帖曰陳君賓遷邢州刺史徙鄧州明年

四月靈濤獨君賓所治有年倉儲充羨蒲廩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雖糧少令折民房遂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如此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義興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

朕顧何憂已

地不愛寶致百穀之豐穰

獻生

殍死

唐史李泌請以二月朔為中和節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

韋宙永州刺史州

負嶺轉餉艱難每饑人輒俘死宙始築常平倉積穀羨餘以待之

踊貴

傷農

江淮旱穀

踊貴或請抑其價盧坦曰所部地狹穀來自他州若值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至至明宗問馮

道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

穀星

穀賊

上詳穀一管子曰田中

有木者謂

生穀

種穀

管子曰先王禁山澤之作有之穀賊博民於生穀也漢食貨志

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仰膏雨 待匪頒

上詳穀一 下見上九穀注

炎帝播 神農殖

月令疏炎帝大庭氏下為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 神農氏之治天

下也甘雨以時百穀蕃殖

播百穀 殖五穀

舜典汝后稷播時百穀 禮記厲山氏之

子能殖五穀

問幾何 患不足

漢文帝問右丞周勃曰天下錢一歲出入

幾何勃謝不知又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陛下問錢穀責治粟內史 下詳穀一

原播厥

百穀 所寶惟穀 百穀用成 五穀不滋

穀四

原謳魏曹植魏德論謳曰於穆聖皇仁暢惠渥辭獻減

膳以服鰥獨和氣致祥時雨滲漉野草萌變化成嘉穀
原啓梁元帝上穀充軍糧啓曰臣聞金城千仞必資守
粟革車千乘其在饋實願武車綏旌列飛鴻之行陳奉
辭受賑拚驚獸於貙虎賈遠渠水雖曰難蹤梁習勸農
竊知自勉

增制宋胡錡擬常熟縣開國侯穀實進封常熟縣開國
公制曰慶有年而介福久疏分井之封播考績以陟明
爰進植圭之秩乃睠奏艱之惠載推報本之恩常熟縣

開國侯穀實學深種植仁熟滋培一日無食則飢司命
之本三代處農而教為道之原其和足召陰陽之和其
貴能賤金玉之貴行師則藉之輓粟徹疆則資之峙糧
持常平使者之權視時登損佐地官司徒之職待國賙
頒爰即侯疆就陞公爵於戲歲月日時無易而用明朕
已建九疇之範水火金木惟修而永賴爾其序萬世之
功益勵後圖嗣有華寵

增表宋胡錡代穀實謝表曰八政之疇曰食粗喜屢豐

九井之田為公誤叨進秩增畝錫寵擊壤知恩伏念臣

函直無竒簸揚有覲勿正勿忘勿助幸免掘苗實裒實

發實堅僅能維秬顧何修而何飾蒙載柞以載芟天子

元日而祈於郊至勤聖駕冢宰杪歲而制其用亦費廟

謨偶六穗之告登而三農之胥慶遽超榮於品祿仍加

行於戶租不稼而困祇負素餐之愧奏艱而粒實歸教

藝之仁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心應形聲化調風雨正德

惟和惟敘舜厚其生休徵用乂用成禹敷其福異畝遂

生於同穎靡田不挺於稠華雖已誇狼戾之秋或慮有
鵠形之歲獎職方而任貢升廩氏以司儲猥令燕黍之
微亦被周禾之命臣敢不茂加播植益務滋生八月獲
十月場力課服田之事九年耕三年食誓殫憂國之忠

種 浸種附

原司稼辨

周禮曰司稼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辨五物九等按五物五地也九等謂駢剛赤緹云

舍人懸

禮記曰舍人懸種稂之種以供皇后春獻按皇后率六宮獻種稂之種

誕降

詩曰誕

知名

見上

九等

見上

五種

見穀三

用犬

輕輿用犬

按輕燹脆音孚照反凡言用者皆謂煮其汁漬種也

備災

漢書必雜五種以備災也

假種

漢平帝紀募徙貧民至徙所

糞種

周禮曰凡糞種驛剛用牛赤緹用羊

賜田宅什器假與牛犂種食

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貍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

藥用蕢按驛赤土剛強也赤緹線色音地夷反渴澤故

水處貍貍也音丸勃壤抄解也壚粘

疏也藥音檻蕢麻實也彊藥堅地

苗稼

增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周禮曰稻人掌稼下地 又

曰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

宜地以為法 韓愈送李愿序曰盤之土惟子之稼

原秀實為稼

在野曰稼

並說文

曾孫之稼

同生之

苗

成王時

如茨如梁

是刈是穫

不稂不莠

既堅

既好

先雨耕耘

管子

如雲之稼

千耦其耘

別苗

莠列疏遯

遯密也

五稼

國稼

實莠國稼

有莠

若苗之有莠

不秀

苗而不秀

離離

山上苗

捋捋

詩穫之捋捋

禾一

原說文曰禾嘉穀也以二月而種八月始熟得時之中

故謂之禾此其義也 增廣雅曰粢稻其穗謂之禾

原詩曰十月納禾稼 增又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明則嘉禾液 春秋感精符曰日

下淪於地則嘉禾興 原考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

嘉禾生 山海經曰崑崙墟上有木禾禾長五尋 增

後漢書王符論曰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
人 六韜曰王好田獵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 管子

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孺子也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
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勉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

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可比於君子之德矣 師曠占
術曰杏多實不蟲來年秋禾善 莊子曰鹵莽而種之
禾亦鹵莽而報之滅裂而耨之禾亦滅裂而報之 呂

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 呂覽曰禾之患不俱

生而俱死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
兄而去其弟 又曰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

疏穢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
者不風先時者莖葉蒂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秔米而

不香後時者莖葉蒂芒而衡穗閱而青零多秕而不滿

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墾草而不能使禾冬生 又曰

洛水輕利而宜禾 夢書曰禾稼為財田之所出夢見

禾稼吉財氣生 白虎通曰德至於地則嘉禾生嘉禾

者大禾也汜勝之書曰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榆莢

時雨高地強土可種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

之則禾不蟲 崔實四民月令曰三月二日可種稔禾

廣志曰渠禾蔓生實如葵子米粉白如麴為饅粥牛

食之肥六月種九月熟感禾扶疎生實似大麥楊禾實似荏粒細也折右炊停即牙生此中國巴禾木稷也大禾高丈餘子如小豆出粟特國孔帖曰天竺國禾之長者沒橐它

禾二

原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歸周公於東作歸禾史記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者北里之禾所以為盛

蘇林注曰北里地名也

左傳曰鄭祭足帥師

取成周之禾 增淮南子曰夫子見禾之三變

夫子孔子也三

變始於粟粟生苗苗成於穗也

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穗

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漢書曰董仲舒曰春秋他

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

麥與禾 漢書曰王莽篡位興神仙事種五色禾於殿

中各順其方煮二十餘物漬種言此黃帝穀仙之術

又曰莽使中郎平憲誘羌還云天下太平一禾長丈餘

故乞內屬 續漢書曰承宮字少子琅琊人常在蒙陰

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也
原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一莖九穗
又曰淳于恭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伏草中盜去乃起
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安帝延光二年嘉禾生九真百五
六十本七百六十八穗增鄭康成別傳曰玄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略玄為改作
又著頌一篇侯高其才為脩冠禮焉後漢書曰蔡茂

初在廣漢夢坐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 原吳志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

又曰會稽言嘉禾生改年為嘉禾 又曰三年由卷縣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 晉書曰郭翻字長翔欲墾萊田先立表經年無主乃作將熟人認禾悉與之縣令聞之將稻還翻翻不受 增又曰庾袞居貧禾熟獲者已畢而採掇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掇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拾

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 臧榮緒晉書

曰朱冲字臣容躬植禾菽蔬鄰牛侵犯持芻送牛而無恨色 原晉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元帝世嘉禾

三生其莖七穗 增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盛則嘉

禾生仁卉出義熙十三年犂縣民宋曜於田中獲嘉禾

九穗同本九穗九州是時羌平六合寧 會稽典錄曰

沈勲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盜獲其禾勲見而避之

明日更收拾送致其家盜者愧懼齋還不受 續搜神

記曰廬陵巴丘人周冕者世以田作為業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獲刈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先即便更獲盈倉於此遂巨富北史曰趙肅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輒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大業拾遺錄曰七年九月太原郡有獻禾一本三穗長八尺穗長三尺五寸大尺圍芒穗皆紫色鮮明可愛有老人年八十餘以素木匣盛之賜物三十段勅授嘉禾縣令唐

書曰朔方節度郭子儀言寧朔縣界荒地廣十五里有
黑禾穀出遍地每日附近百姓掃盡經宿還生前後可
得五六千石其禾圓實味甘美臣以為天啓興王先瑞
百穀故漢稱雨粟周頌來麇豈若瑞禾自出家給人足
蓋陛下富教安人務農敦本光復社稷康濟黎元之應
也 又曰代宗為皇太子乾元初上降誕豫州奏百姓
李氏有嘉禾生及是冊禮特詔改名豫 又曰永泰元
年秋京兆府上言鄠縣嘉禾生穗長一尺餘穗上粒重

疊如連珠 又曰馬燧大歷四年為懷州刺史乘兵亂

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

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田中生穠禾人

頗便之

穠音呂禾
再生也

又曰元和中東川觀察使潘孟陽

上言龍州武安川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復生麟之來一

鹿引之羣鹿隨焉光華不可正視畫工就圖之并嘉禾

一兩以獻 金五行志曰大定二十四年正月真定進

嘉禾二本異畝同穎 又曰興定元年七月大社壇產

嘉禾一莖十五穗 元本紀曰世祖至元四年太原進

嘉禾二本異畝同穎

禾三

原靈稼 嘉穀

曹植社頌曰靈稼阿那一禾千莖 下詳禾一

合穎 連莖

魏舒後魏書曰許謏字元遜代人也子洛陽為鴈門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皆異隴合穎 春秋說題辭曰嘉禾

之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

六穗 三苗

虞預會稽典錄曰謝

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

承遷吳郡督郵歲穰嘉禾六穗生於部屬 尚書大傳

曰成王時有苗異莖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充廂

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

穗抑天下其和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銜滋

吐秀

春秋說題辭曰禾者銜滋液宋均注曰銜滋液以生故以禾為名也鄭氏婚禮謂文贊曰嘉

禾為穀班祿是宜吐

秀五七乃名為嘉

充廂

實野

上見上董仲舒春秋繁露曰禾實

於野粟郵於倉皆

北里西山

上詳禾二阮籍詩曰豈若西山草琅玕

奇怪非人意者也

與丹

照九阿

齊萬畝

阮籍詩曰垂穎臨曾城餘光

禾

穗萬畝齊平陰

乃登盡起

七月禾乃登書曰王

蓋隴百穢不生

起

穗穗

離離

禾後禾黍

禾四

增天時

天地之時以生吾禾

田穉

無害我田穉穉幼禾

隴畝

杜甫詩縱有健婦把

鉏犂禾生隄
畝無東西

遺秉

詩彼有遺秉秉把也
言彼有遺棄之禾把

無禾

春秋
大無

麥

最腴

李翰屯田頌曰嘉禾一穰江淮為之康嘉禾
一歉江淮為之儉嘉禾在畚吳之壤最腴

茗穎

劉禹錫畬田行曰蒼蒼
一雨後茗穎如雲發

玉山禾

韓愈詩曰飢
食玉山禾

玄山禾

呂氏春秋
詳禾一

禾五

原謳魏曹植魏德論謳曰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
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植魏庭獻之廟堂以昭祖靈
原贊宋孝武帝清暑殿薨嘉禾贊曰維殷粵周有穗表

禎祥乎合矣超端高甍非原非澤乃瑞乃靈庶藉天貺
廣茲化清

增表柳宗元賀表曰植物知仁祥圖應聖豐稔既均知
朔方之被澤休嘉克叶見天地之和同六穗慚稱於漢
臣異畝恥書於周典

稻一 秣附

增楊泉物理論曰稻者既種之總名梁者黍稷之總名
菽者衆豆之總名 原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爾雅曰稌稻也 說文曰秠稷之粘者也 又曰秠

粘粟也 崔豹古今注曰稻之粘者為秠禾之粘者為

黍 廣志曰秠有赤有白有胡秠早熟及麥 養生要

集曰秠米味酸 增李時珍曰秠即梁米粟米之粘者

分赤白黃三色 正字通曰秠稷粟也北人呼黃稷亦

名黃米 原周禮地官稻人掌稼下地澤草所生種之

芒種

芒種稻
麥也

周禮夏官職方氏曰揚州宜稻青州宜

麥 增月令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左傳曰鄙人藉稻

履行之也

春秋說題辭曰稻之為言

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漸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固其宜也孝經援神契曰汚泉宜稻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又曰稻生於水而不能

生於湍瀨之流

又曰離稻先熟而農夫耨之

稻米隨而生者

為離與稻相似耨為其少實也

原抱朴子南海晉安九熟之稻蔡

邕月令章句曰十月獲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九月熟

者謂之半夏稻

異物志曰交趾一歲再種

郭義恭

廣志曰蟬鳴稻七月熟稻有蓋下白正月種五月穫獲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苳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漠稻七月熟此三種大且長三枚長一寸半 又廣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穰稻白米稻南方有蟬鳴稻 北方傳渤海俗所居者曰盧城之稻 西域摩揭陀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 天竺稻歲四熟 博物志曰海陵縣扶江接海多麋獸十千為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糜畷民人隨此略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 風土記

曰穰穀之紫莖穠稻之有青稂米皆青白者也 徐暢

祭記曰舊陸稻熟常用九月九日薦稻 汜勝之書曰

稻種春凍解時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
不遍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地美者用種畝四畝

俞益期箋曰交趾稻再熟而草深耕種收穀薄 雲南

記曰雅州榮經縣土田歲輸稻米隨畝五畝其穀精好
每一畝穀近得米一畝炊之甚香滑微似稻味 崔實

四民月令曰三月多種秔稻 養生要集曰秔稻屬也

稻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秔米此則是兩
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服之令人多瘦無皮膚
秔米味甘主利臟長肌膚好顏色 稻已割而復抽曰
稻孫 六書曰稻性宜水亦有同類而陸種者謂之陸
稻記曰煎醢加於陸稻上今謂之曰於稜南方自六月
至九月獲北方地寒十月乃獲 左思魏都賦曰清流
之西出御稻 又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
之棉 盧毓冀州論曰河內好稻 安成記曰安成郡

毛亭三十里田疇膏腴稻馨香飯若凝脂

稻二

增述異記曰夏禹時天雨稻 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
復興師伐吳王吳敗晝馳夜走三日三夕腹餒口飢顧
得生稻而食之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
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偉惶也 國語曰越
敗吳王孫雄請和范蠡不聽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
毋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

天為虐不思其不祥乎 國策曰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為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 呂覽曰史起為鄴令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兮生稻梁 拾遺記曰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

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方二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浹日之稻種之十旬而熟有翻形稻食者死而更生天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有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飢有和靈稻言寒者食之則溫熱者食之則體冷莖多白 東觀漢記曰劉敞拜廬江都尉歲餘遭旱行縣人持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

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敞怒叱
太守曰鼠何敢爾也原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
趾稗草化為稻吳志曰鍾離牧字子升會稽山陰人
少居永興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之牧
曰本自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民縣長召民繫獄
欲繩以法牧請之長曰君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
率下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來暫住今以少稻率此
民何必復留增晉書曰杜預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潢

消諸水以浸稻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

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世說曰晉簡文見田中稻苗

不識問人是何草左右答曰是稻簡文歸三日不出云

寧有得其末不識其本 陶侃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

何用曰行道所見輒取之侃怒其戲賊人稻鞭之困

原會稽典錄曰夏香有盜刈稻者香助收之盜者慚送

以還香香不受 增宋書曰顧觀好學年六七歲家貧

父使田中驅雀觀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

撻之見賦乃止 齊書曰范雲常從文惠太子幸東田
觀穫稻文惠顧謂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
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
改容謝之 南史曰孔琇之有吏能仕齊為吳令有小
兒年十歲偷割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按罪或諫之琇
之曰十歲便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 梁書
曰鄧元起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
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又曰陳伯之

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獼皮冠帶刺刀候鄰里
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
曰君稻幸熟取一擔何若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
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 隋書曰梁陳
五壇祭法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為六飯粳以敦
稻以牟黃粱以簋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 又曰齊
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暉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
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以得周贍 唐

書曰開元十九年揚州奏糴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
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 又曰孟元陽為曲
環軍中大將環使董作西華屯元陽盛夏芒履立稻田
中須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中足食

唐地理志曰滄洲本魯城乾符元年生野稻水穀十餘
頃燕魏飢民就食之 北夢瑣言曰都會間有運大筆

如椽或於稻粒上寫七言一絕歷歷可愛 續仙傳曰
唐謝元卿遇神仙設龍睛稻 洛陽伽藍記曰西方佛

沙伏國有昔尸毗王倉庫為火所燒其粳米焦然於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以為藥 雜俎
曰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亦以上獻仙官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靈氣交被嘉穀應時 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五年遣使福建取占城禾分給江淮兩浙漕并作種法令擇民田之高者分給種之

稻三

原九熟

再種

上詳稻一抱朴子下詳揚孚異物志

青稊

紫莖

並詳稻一

風土記

半夏

一句

上詳稻一蔡邕月令章句記曰有決日稻言一句而生也

拾遺

紫芒

赤穰

並詳稻一廣志

青苳

白莖

上詳稻一廣志下詳稻二拾

遺記

稻四

原薦稻

詳稻一

嘗稻

詳稻一

藉稻

詳稻一

遺種

詳稻二

十月穫

詩十月穫稻

斥鹵生

詳稻一古歌曰終古斥鹵

增黃墳

管子曰黃

墳黍

大苳

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乃命大苳秣稻必齊

五里聞

詳後杭一

六月新

杜詩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
案六月多新稻千畦碧泉亂

龍睛

詳稻二續仙傳

虎掌

詳稻一廣志

鸚喙

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粒

雞輸

杜詩官雞輸稻梁又陳周

弘正詠鴈詩曰南思洞庭水北想

公田種稻

晉陶潛為彭澤

鴈門關稻梁俱可戀飛去復飛還

令公田悉令種秣稻妻子固請種粳

荒田種稻

詳稻一

乃使一百五十畝種秣五十畝種粳

美田欲稀

崔實四民月令曰三月可種
粳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肥水宜稻

詳稻一

玉粒

玉粒定晨炊
紅鮮任霞散

紅蓮

粒肥而香陸龜蒙詩曰近炊香稻識

淮南子

雕胡

宋玉賦曰炊雕胡之飯露葵之羹

雲子

洪駒父曰雲子新炊滑溜匙

紅蓮

四熟之稻

烏菴國四熟之稻苗高沒路駝米大如小兒指

豐衍之收

六帖曰郭元振

為涼州都督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關
屯田盡水陸之利是年稻收豐衍

增詩唐杜甫刈稻了詠懷詩曰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
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邨
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原贊晉湛方生庭前植稻苗贊曰萋萋嘉苗離離階側
弱葉繁蔚圓珠疎植清流津根輕露濯色

杭一

原說文曰杭稻屬也 廣雅曰私杭也 廣志曰梗有

烏杭黑穰又有青幽白夏之名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

杭米馥芬婚禮之珍 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惟長

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成粳稻邪上風炊之五里聞香

袁淮觀殊俗曰河內青稻新成白粳 增張衡南都

賦曰其廚膳則華鄉黑柜漻臯香杭 左思蜀都賦曰

黍稷油油杭稻漠漠 傅巽七誨曰孟冬香杭上秋膏

梁雕胡菰子丹具東牆

俱米名

濡潤細滑流澤芬芳

杭二

原啓梁庾肩吾謝湘東王賚米啓曰味重新城香踰潦
水連舟入浦似彥伯之南歸積地為山疑馬援之西至
不待候沙同新渝之再熟無勞拜石均遼倉之重滿前
恩未遠次渥仍流墨翟假以故書裴楷慙其國賜 又

答湘東王賚粳米啓竊以農夫力耕時逢儉歲疎賤時
澤必取豐年秌斛瀉珠嘉聞陶量翻庭委玉欣見馬圖

黍一

原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稭二米所以釀鬯

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

三四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增又曰黍禾實也

屬粘者也孔子曰黍可以為酒 古今注曰稻之粘者

為秫禾之粘者為黍 春秋說題辭曰精移火轉生黍

夏出秋收黍者縮也故其立字禾入米為黍酒以扶老

廣雅曰染黍也黍穰謂之稊 書曰至治馨香感於

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曰若農不服田畝罔有

黍稷 原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

搖 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又曰芄芄黍苗陰雨

膏之 禮記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又曰凡祭宗廟

黍曰薌合稷曰明粢 增又曰羊宜黍豕宜稷 又儀

禮昏禮曰贊設黍於醬東 又饋食禮曰佐食搏黍授

祝祝以授尸 左傳曰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尚書大傳曰夏昏火中可以黍稷 國語曰黍稷垂

成不能為榮黍而不黍不能蕃庶稷而不稷不能蕃殖

春秋佐助期曰黍神名侑佞蘭郝 山海經曰廣都

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 漢書曰冀州民五男

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 荆楚歲時記曰十月十一日黍臠俗謂黍歲首未詳黍臠之義今北人皆曰設麻羹豆飯當謂其黍熟嘗新耳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

南海之秬 又曰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謁音遏先

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高短穗後時者小莖而

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令

新也

而不香 又曰今以百金

與搏黍以示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

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 淮南子曰渭水多力而宜黍 又曰孟冬之月天子衣黑衣乘玄輅食黍與彘 又曰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無不獲稷樹恩者無不報德 崔實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 風俗通曰今宴飲大會皆先黍臠 盧堪祭法曰祠用白黍黃黍 吳氏本草曰黍乾無毒七月取陰陽益中補氣 齊民要術曰夏種黍稷與殖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葢赤為候諺曰葢離離種黍時下種

以樹介田為宜樹介者凝霜封著木條十月樹介宜早
黍十一月樹介宜中黍十二月樹介宜晚黍 汜勝之
書曰黍者暑也種必除暑先夏至三十日此時有雨強
土可種黍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凡種
黍皆如禾欲疏於禾

黍二

原史記曰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鄆上黍北里禾所
以為盛 國語曰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

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 家語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噉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黍雪桃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郊社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邱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韓子曰韓昭侯之

時黍種嘗貴，尠有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增幽明錄曰：漢武帝與近臣宴於未央殿，噉黍臠也。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雨黑黍粟。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得粟三斗八升，以薦宗廟。後漢書曰：承宮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其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襄陽記曰：司馬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徑入上。

堂呼德公妻子速使作黍 禰衡別傳曰十月朝黃祖

在艨衝舟上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黍臠至先自飽食

畢搏以弄戲其輕慢如此 列女後傳曰東平衡農師

太尉薨農欲奔赴無糧自致妻願從行行止紡績庶以

自資行至聚亭遇天霖雨留獨母舍母舍後有空園農

曰此園可以種黍從求分種之獨母曰此久廢園惟恐

生劣收不多耳何分之有乎農遂與妻斬荆棘種之黍

將熟獨母改更曰黍當分農欲委去妻曰不如收歛以

遺之安其意然後乃去農遂從之後還獨母以昔黍歸

農遂不肯取 竹林七賢論曰阮咸兄子簡亦曠達自

居居大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

臠簡又食之以致清議頓廢三十年 崔鴻十六國春

秋前秦錄曰苻堅宴羣臣於釣臺趙整以堅頗好酒為

酒德之歌曰獲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鼻納心迷

隋書曰李士謙隱居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至涼處

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

常執其盜粟者士譙慰諭之曰窮困所至義無所責遽
令放之 六帖曰王績種粟春秋釀酒 唐書曰德宗
以中和節令文武百辟進農書獻種稔及是百僚始進
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粟黍一斗

黍三

原秋薦 夏登

禮記曰庶人春薦韭夏薦麥
秋薦黍冬薦稻 下詳黍一

滿握

盈疇

劉穎魯都賦曰黍稷油油抗族垂芒殘穗滿握一
穎盈箱 王粲登樓賦曰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

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

鷺領

馬革

廣志曰有鷺
領黍又有驢

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

皮黍牛黍南尾秀成赤黍馬草

芄芄

銍銍

上詳黍一爾

雅曰銍銍獲也劉熙釋

盈倉

破藏

詩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

名曰銍銍斷黍稷聲

既盈我庾惟

薌其

鹽鑽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梁曰薌其郭義恭廣志曰鹽

億下詳稷

東門徙

南夷獻

韓子曰吳越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

鑽梁粒如蟻子魏文帝以為粥

黍門外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

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沈約宋書曰黃帝

薦宗廟

時南夷乘白鹿來獻拒鬯爾雅云拒黑黍

享司寒

並詳黍一

四月熟

五穀長

上詳黍一下詳黍二

黍四

原彼黍離離 我稷翼翼 方華

詩黍稷方華

乃生

劉向別錄

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生黍到今名黍谷焉

為黍

論語殺雞

為黍而食之

飯黍

禮飯黍無以箸

薦黍

見黍三

藝黍

不能藝黍稷

增降秬

舜時后稷播殖天降秬秠

獻秬

見黍三

東菑

韋應物詩禾黍積東菑

南穀

爾雅曰禾之秀舒散象火為南方之穀黍大抵似稷故古人并言黍稷

雞黍

范式與友

張元伯別幕秋為期元伯九月十五日殺雞為黍待之式果至

種斂

柳賦植乃黍稷自種自斂

重秬

華薌重秬華薌地名也

懸秬

文選曰室不得有懸秬

享玄冥

左傳曰申

豐對季武子曰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杜預注曰黑牡黑牲秬黍黑黍也司寒北玄冥之神也故物皆

用黑有事於外故祭其神

集宗黨

隋書曰李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

親賓來萃輒陳俎豆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爾然不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疎頓至於此

維秬維秠

秬黑黍秠秠黍

維糜維芑

糜赤苗芑白苗

原賦晉嵇含孤黍賦曰余慎終屋之南榮有孤黍生焉因泥之濕遭雨之潤宿昔牙蘖滋茂甚速塗燥根淺忽然萎殞深感此黍不韜種以待時貪榮棄本寄身非所

自取彫枯不亦宜乎

稷

增說文曰稷五穀之長也 廣志曰破藏稷逼黍稷也
此二者以四月熟 爾雅曰稷者五穀之長以其中
之穀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故五穀稷為
長 天中記曰稷又名為稌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
有陽山之稌 高誘曰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緊 說
文糜稌也 廣雅曰緊稌也 曲禮疏曰凡祭宗廟稷

曰明粢稷又名齋或為粢故祭祀之號稷曰明粢而言
粢盛者本之故諸穀因皆有粢名小宗伯所謂辨六齋
之名物與其用是也 通志曰苗穗似蘆而米可實用
月令章句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 鄭
氏婚禮謁文贊曰稷為太官 冀州論曰真定好稷地
產不為無珍也 本草曰稷米甘而無毒益志氣補不
足

梁

增楊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也 爾雅曰藁赤

苗芑白苗郭璞注曰藁赤梁粟芑白梁粟 廣志曰有

具梁解梁有遼東赤梁 廣雅曰藿梁木稷也 爾雅

翼曰黃梁穗大毛長殼米俱粗於白梁而收子少不耐

水旱食之香味逾於諸梁人號為竹根黃 本草曰白

梁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益氣有襄陽竹根者最巨黃

梁出青冀 曲禮曰祭宗廟之禮梁曰薌其 內則曰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 淮南子曰不能耕而欲黍粱

不能織而喜衣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 楚辭招魂曰

稻粱穡麥挈黃粱 傅休雉賦曰飲以華泉之水食以

玄山之粱 左思魏都賦曰雍丘之粱 淮南子曰珍

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粱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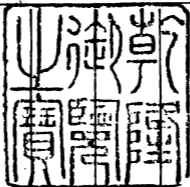
白人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 續漢志曰桓

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

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姁女工數錢以錢為

室金為堂石上慙慙春黃粱梁上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

怒神仙傳曰吳孫權時有一人種梁在山中患猿猴
食之聞介象有道聊從乞辟猿猴法象告之無他法也
汝明日往梁所望見羣猴方往時便大喚語之曰以白
介君使猿猴莫復來食梁此人倉卒直謂象欺弄之明
日視梁遇羣猴適欲下樹試承象語語猿即各還山遂
絕迹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九十五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九十五

五穀部二

粟 豆 麻 麥 米 稗
薏苡 糠 拾掇 儲蓄

粟一

增李時珍曰粟即粱也穗大毛長粒粗為粱穗小毛短粒細為粟苗皆似茅種類凡數十有青赤黃白黑諸色或因時地賦名旱則有趕麥黃百日糧之類中則有八月黃老軍頭之類晚則有雁頭青寒露粟之類 齊民

要術曰粟之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息耗質性有強弱米味有美惡山澤有異宜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大抵早粟皮薄米實晚粟皮厚米少又曰古者以粟為黍稷梁秫之總稱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為梁後人專以梁之細者名粟故唐孟詵本草言人不識粟要之黏者為秫不黏者為粟因呼梁為私粟以秫北人謂之小米也原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增書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詩曰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又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周
禮地官曰倉人掌粟入之藏 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
又祭義曰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 歸藏

曰剥銀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 原春秋說題辭曰粟
五變以陽化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發謂之粟四變入
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之 增又曰高而平者為
原平而和者故宜粟 又曰陽以一立為法故粟積一
大分穗長一尺文以七烈精以五立故其字西米為粟

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為粟 謝承後漢
書曰烏九國其地宜糝 原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不
周之粟 又曰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
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 墨子曰世俗之君子
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
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重故也今
為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
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視負粟者

荀卿子曰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 商君書曰金一兩生於境內粟一十二石死於境外粟一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府庫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 本草曰陳粟味無毒主胃疸熱中渴利小便

粟二

原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

斧破木為耜鉏耨以墾草芥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之

實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力牧泰山稽輔之狗彘吐

菽粟於道路而無分爭之心 又曰昔者倉頡作書而

天雨粟

倉頡始視鳥迹之文而造書者也有書契則作偽萌生生則去本趣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

之利天知其將饑故為雨粟

雒書說禾曰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

日 六韜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史記曰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及武王東伐

紂扣馬諫左右欲刃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

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
管子曰桓公觀於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曰
粟可比君子之德管仲曰苗始出生也眴眴音句乎似孺
子安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可比君子桓公曰
善左傳曰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
國人粟戶一鍾又曰冬晉薦饑乞糴於秦秦伯輸粟
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後又曰夏會於
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穀梁

傳曰莊公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論語曰子

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 述異記曰闔廬伐楚五

戰入郢燒高府之粟 孔叢子曰季桓子以粟十鍾餽

夫子受而班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

粟今而施人無乃乖彼意乎子曰吾受而不辭為季孫

之惠受不為富惠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又曰子思

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尊酒束修子思

曰為費而無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酒是辭少而受

多也於義無名於分則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
幸而貧至及困乏將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之
也酒脯則所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讌非義也吾豈
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之 曾子曰曾子魯君饋之粟辭
不受使者曰子無求於人人自致之曰與人者驕人受
人者畏人縱子不以是驕我我能無畏乎與其富而畏
人不若貧而無屈 莊子曰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監
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周怱然曰若

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呂氏春秋曰衛嗣君

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愚甚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仰歎天為雨粟 史記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拒滎陽民不得耕種米至貴已而豪

傑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秦將王離涉河圍

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 漢書曰主父偃

諫伐匈奴曰秦始皇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陲琅邪

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漢書東方

朔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
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又曰大將軍青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倉

軍留一月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鄒子曰朱買臣

貧賤之時孳孳修藝不知雨之流粟志在經傳也 古

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節三年長安雨
黑粟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
小豆小者如麻子 桓階別傳曰階為趙郡太守路有
遺粟一囊耕者得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聞還取之

桂陽先賢書贊曰成丁柳人能達鳥鳴為郡主簿與衆
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
衆人遣視信然 增農書曰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為蟲

蟲害民春秋曰穀之飛為蟲是也中郎王義興表曰臣
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蟲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也帝有
慙色 又曰宋高祖之初當晉末饑饉之後既即位而
江表二千餘里野粟生焉 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
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夫穀帛實
天下之命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事人所忽略衛尉勤
之可謂忠國憂民之至 後魏書曰任城王雲為冀州
刺史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城長吏請輸絹五

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 又曰世祖引高允與

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幾之務何者為先是時

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地方一里則

為田三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

里損益數率為粟二百一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

若公私有儲雖饑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

又曰偉肱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

儉肱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 大業拾遺記

曰吏部侍郎楊恭仁欲改葬學士舒綽曰此所擬之處掘深五尺之外亦有五穀若得一穀即是福德之地公侯世世不絕恭仁即將綽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甕大有粟七八斗此地徑為粟田蟻運粟下入此穴當時朝廷之士以綽為聖唐書曰始平人宗士眺負粟一石委於太倉而去願少益軍國高祖嘉之賚布百段酉陽雜俎曰賈相在滑州境內大旱稼穡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若救軍百姓也曰

君可辱為健步翌日當有兩騎衣繆緋所乘馬蕃步鬣
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
乃裹糧米早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行二百里大
塚而滅遂壘石標誌焉經信而反賈大喜令數百人
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塚獲陳粟數千斛人竟
不之測

粟三

原瓊膏

玉粒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瓊脂粟
言質白如玉柔滑如膏食之盡壽不病

又曰員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鵲高一丈羣飛於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粟生穠高

三丈其粒皎

千株

五變

又曰東極之東有龍枝之粟言其枝屈曲若遊龍食

然如玉也

之善走又有鳳冠粟似鳳之冠食之令人多力有雲渠粟叢生葉似扶渠食之益顏色粟莖赤黃皆長二丈千

株叢生

下詳粟一

大粒

長枝

楊泉物理論曰凡種有強弱土有剛柔土宜強高莖而疏

粟長穗而大粒拾遺記曰有耀枝粟言其枝長而弱無風自搖食之多壽

漢腐

秦輸

史記曰漢興七十餘年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左傳晉饑秦輸之粟

原思辭

北郭受

論語曰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晏子曰北郭騷見晏子託以養母

晏子分倉粟府金以遺之騷辭金受粟

據敖倉

發河內

酈食其說高祖曰敖倉天

下轉輸久矣急據教倉之粟又汲黯傳曰河內失火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河內人或父子相食臣謹發河
南倉粟以賑貧之
上賢而釋之
追李峴
歌蕭倣
李峴出為零陵太守時京師米騰貴

百姓乃相與謠曰欲粟賤追李峴
六帖曰蕭倣出太倉粟賤值以濟民

粟四

原有粃

詳粟一

不食

夷齊不食周粟

增一盤

李白詩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

粟

疋絹

馬周疏曰真觀初率土荒歉一疋絹纔得斗粟而百姓怡然者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

安曾無謗辭自五六年來頻歲稔一疋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也

春

種

李紳詩春種一粒粟秋熟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雲鋤

陸放翁雲興鋤畝粟

鬼粟

東夷流鬼粟似莠而小

小斗受粟

惠子曰齊大夫田乞及其子常以小斗受粟以

大斗貸於

輒發儲粟

蕭復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

民民歌之

有司勅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

拜爵入粟

晁錯說文帝曰方今

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

之務莫若使民務農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以粟為賞罰合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

無食粟馬

左傳曰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治粟內使

見錢穀問幾何注

無食粟雁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雁者必以糝無敢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

粟得一石糝於民請曰糝食鳧雁為無費也今求糝於

二石粟而易一石糝食雁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穆公

曰去非爾知也夫百姓胸牛而耕暴背而芒勤而不食

情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上食也奈何以其食養鳥且

汝知小計而不知大害

搜粟都尉

武帝末年下詔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拜辭鄭

粟

莊子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

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妻拊心曰妾聞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吾所以不受

往貸魏粟

說苑曰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

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待吾南見河伯之君汝江淮之水灌汝口魚曰為命在須臾乃須汝江淮之水比至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高平窮貧故遣臣詣君貸粟乃須租收粟至者大王必求臣死人之墓矣

救凶移粟

梁惠王河

內山則移民河東移粟河內河東山亦然

醴湖嘉粟

宋書文帝時醴湖生嘉粟一莖九穗

福建瑞粟

唐宣宗大中二年福建進瑞粟十五莖莖有五六穗

劉殷夢粟

晉劉殷夢

人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果得粟五十鍾銘曰七年粟以賜孝子劉殷

士謙放盜

隋李士謙

望見盜割其粟者默而避之家僮執盜粟者士謙曰貧困所致耳可放之

停飛龍粟

宣宗紀大

中元年二月癸

丐養母粟

劉三復母病廢丐粟以養

渭倉二百

喪休進中書侍郎居三年

凶年一鍾

墨子語禽滑釐曰今凶年與子

粟至渭倉者二百十萬斛

隋侯珠又與子一鍾粟子將何擇釐曰粟可耳

十分一寸

說苑曰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

豆一

原物理論曰菽者衆豆之總名 增春秋說題辭曰菽

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體應

節小變象陽色也 張揖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

脾豆豌豆留豆也胡豆蜂蠶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

藿也巴菽巴豆也 廣志曰種小豆一歲三熟味甘白

豆麤大可食刺豆亦可食秬豆苗似小豆紫花可為麪

生朱提建寧胡豆有青有黃者 爾雅曰戎菽謂之荏

菽 正字通曰豌豆今北土多有之八九月下種苗柔

弱如蔓鬣葉似蒺藜兩兩相對三四月開小花澹紫色
莢長寸許子圓百穀中最為先登磨作粉麪甚白膩一
名青小豆老則斑麻故又名青斑豆名麻累 又曰豇
豆一種蔓長丈餘一種蔓短葉皆本大末尖花紅白二
色莢白紅紫赤斑駁色長者至二尺豆子微曲 元葉
隆禮遼志曰回鶻豆高二尺許直幹有葉無旁枝角長
二寸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栗 詩曰
七月烹葵及菽 又曰采菽采菽筐之宮之 又曰藝

之任菽任菽旆旆 又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禮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注熬豆而食也

春秋佐助期曰

豆神名靈殖姓樂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爰有膏菽

陳留耆舊傳曰八月雨為豆花雨 雜五行書曰常以

正月旦日亦用月半以麻子七枚赤豆二七枚著井中

辟溫病甚神效 又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枚女吞

十四枚竟年無病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傾

離豆見日即傾葉食者歷年不飢豆莖皆大若指而綠

一莖爛熳數畝 博物志曰人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

動難恒食小豆令人肥燥麤理 本草經曰大豆黃卷

味甘平澤生平治溫痺筋攣膝痛生大豆張騫使外國

得胡麻胡豆或曰戎菽塗癰腫煮汁飲之殺鬼毒止痛

赤小豆下水排癰腫血生太山 汜勝之書曰大豆保

歲易為宜古所以備凶年也種大豆率人五畝大豆忌

申卯三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

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堪黑時種畝五升豆生布葉

鋤之生五六葉又鋤之治養美田可得十石一斗大豆
有萬千粒 又曰夏至二十日可種豆帶甲而生不用
深耕豆花憎見日則黃爛而根焦矣知歲所宜以囊盛
種等量埋陰地冬至後五十日以發取量之最多者種
焉 嵇康養生論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客退紀談
曰用蠶豆四十九粒陰陽水浸端午日午時咒之埋室
西地下令猫踞其上七日化為猫精

豆二

原史記曰棄為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戎菽遍布之天下左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史記曰張儀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南昌雨豆光武建武三年春縑一疋易一斗夏野生旅豆民收取之明帝永平十八年下邳雨大豆似槐實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

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又曰汝南有

舊鴻郗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毀之時人歌曰敗我陂

者翟子威飯我大豆羹我芋魁

方進字子威

漢名臣奏曰

丞相薛宣曰陛下八月酌祠嘉美上昇皇天報應茂陵

寢廟上食日玄鳥來至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食物之

象也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

每過仲叔共啜菽飲水無菜茹 又曰劉平嘗為餓賊

所劫叩頭曰老母飢少氣力待平為命願得還飯食母

馳來就死涕泣發於肝膽賊即遣去乃撫三升豆以謝賊恩 增又曰光武二十年寇恂為潁川郡大生旅豆得一萬餘斛以應給諸營 又曰鄧禹攻赤眉陽敗棄輜重走半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 又曰倪萌字子明齊臨淄人兄為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肥健愿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自縛詣賊賊遂放之後漢書曰世祖自薊東南至饒陽蕪婁亭馮異獻豆

粥 又曰馮異擊延岑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斤
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

又曰獻帝在長安穀貴豆一斛二十餘萬 益部耆舊

傳曰朱倉字卿雲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糴小豆十
斛屑之為糧閉戶精思寧矜之斂得米二十石倉不受
一粒 陳留耆舊傳曰小黃桓枚為都尉功曹與郎君
共歸鄉里為赤眉所得欲殺啖之枚求先死賊義釋之
送瑩豆一斛 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

得受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 魏志曰華
佗還家太祖累書呼佗佗恃能厭事猶不上道託妻疾
太祖大怒使往視若妻信疾賜小豆四十斛 吳志曰
趙達善筭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知其數 又
曰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陸遜遣親人韓
扁賫表報遇敵於江中羅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
大駕以旋賊得韓扁其知我濶狹且當急去遜未荅方
催人種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 世說曰魏文帝使

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大法王應聲曰其在釜下

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又曰石崇

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糲 博物志曰

左元放度荒年法擇大豆麤細調均種之必生者熟按

令有光使煖氣徹豆必先一日不食以冷水頓服三升

服訖其魚肉菜果酒醬鹹酢甘苦之物一不得服經口

渴則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少困極數十日後體力更壯

健不復思食大較法服三升為劑亦當隨人先食多少

增損之歲豐欲還食者煮葵子及脂蘇肥肉羹漸漸飲之須豆下乃可食豆未下盡而食實物腸塞則殺人

此未

試於理或可耳

葛龔薦戴昱曰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為宗

老所分昱持妻子逃舊業入虞澤据獲野豆以自賑給

南史曰傅琰為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琰各問雞所

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

明 明皇雜錄曰盧懷慎清貞素不營產常器宋璟及

盧從愿見之甚喜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葉數

狙而已此外條然無辦 唐書曰襄譖為河東道租庸

等使時大旱譖請入計代宗召見問權酷之利一歲幾
何譖久而不對帝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帝曰何思對
曰臣自河東來其間三百里見農夫愁歎菽粟未種誠
為陛下憂之而乃責臣以利臣未敢即對 杜陽編曰

大厯中日林國獻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菜豆其色紅
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為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
煮之即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稱之可重一斤啖之香美

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 陸相奏議曰京兆府先奏
蟲食豌豆全然不收且豌豆為用甚微舊例所支惟充
畜料準數回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利剝微義將
安在 唐書曰貞元中李元諒為隴右節度使開部下
荒田數十里勸軍士樹藝歲收菽粟數十萬斛 五行
志曰黃巢未入京師時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屑蒸食之
謂之黃賊打黑賊

豆三

原長莖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英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

大目

春秋佐助期曰豈神為靈

紫華

詳豆一

綠色

詳豆一

趙長七尺大目通於時節

半菽

項籍傳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

殺菽

隕霜殺菽

增煮豆

魏書

兩器

雜記盧懷慎日宴設食蒸豆兩器

飛藿

秋風吹飛藿

旅保

野菽可食

種豆

陶潛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投豆

性理曰古人澄治思慮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

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一黑豆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

有黑豆最後雖白豆亦無之矣

豆田

杜甫相攜行豆田秋花藹菲菲

豆箕

詳豆二

泣釜

詳豆二

煮瓶

東坡豆粥行地確舂杭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

作腐

世傳

豆腐本漢淮南王術朱熹詩曰種豆苗
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術安坐獲帛布

上粥

詳一豆

報讐

詳一豆

謝恩

詳一豆

烹菽

詩七月烹葵及菽

納菽

又曰

十月納禾稼黍稷
重糝禾麻菽麥

辨菽

見二豆

吟菽

見二豆

米豆

思靈

島出枝葉似柳花如烏豆一種之後數
年收實淮南子曰豆之美者米豆是也

狸豆

一名沙狸

獵沙葉似葛而實
大如李核可啗食

虎豆

一名虎沙似狸豆而大
實如小兒拳亦可食

馬

豆

一名馬沙似虎豆而小
實大如指亦可食也

旦種暮成

焦贛易林曰旦種
菽豆暮成藿

葉心之所愿
志快意愜

蔽目塞耳

鵲冠子兩葉蔽目不見太
山雨豆塞耳不聞雷霆

赤土宜菽

考經援神契

河中宜菽

淮南子曰河
中水調而宜

麻豆著

井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
家人頭髮少許合麻豆著井中咒敕井使其家竟年

不遭傷寒
辟五溫鬼

食菽與雞

淮南子曰孟夏仲夏天子
衣紫衣束赤幅食菽與雞

豆四

增詩宋鼃補之荳葉黃詩曰蒹葭蒼豆葉黃南邨不見
岡北邨十頃疆東家車滿箱西家未上場豆葉黃野離
離鼠窟之兔入畦豕母從豚兒豕啼豚咿咿銜角復銜
其荳葉黃穀又熟翁媪衰餽糜粥豆葉黃葉黃不獨豆
白忝堪作酒瓠大棗紅皺豆葉黃穰穰何撫撫腰鎌獨

健婦大男徃何許官家教弓刀要汝殺賊去 楊萬里
蠶豆詩曰翠莢中排淺碧珠甘欺崖蜜軟欺酥沙瓶新
熟西湖水漆搗分嘗曉露腴味與櫻梅三益友名因蠶
繭一絲絢老夫稼圃方雙學譜入詩中當稼書 明王
穉登種豆詩曰庭下秋風草欲平年饑種豆綠陰成白
花青蔓高於屋夜夜寒蟲金石聲 王伯稠涼生豆花
詩曰豆花初放晚涼淒碧葉陰中絡緯啼貪與鄰翁棚
底語不知新月照清溪

原賦晉張翰豆羹賦曰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英是刈
是獲充簞盈筐香鑠和調周疾赴急時御一杯下咽三
歎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空匱之厄固不輟歡追念昔日
啜菽永安

增誥宋胡錡擬馬菽除駕部誥曰乘輿法駕公卿奉引
太僕御參屬車蓋所以嚴導扈也爾理明芻悅才有駿
聲乘馬在廐推之秣之於牧之職咸休厥功朕甚嘉之
今將駕鑾車涖明堂擢爾司駕僕臣正厥后克正思無

邪思馬斯臧爾其搜舉天閑之政使徒御不驚既碩孔
安則為稱厥職其往欽哉毋失朕命

增表宋胡錡代菽謝表曰典廩濫員無裨仰秣司輿
寵有覲分曹聞命凌兢銜恩激烈伏念臣用非穀粟材
僅秣積駒谷逍遙慣飽南山之味駟原濡沃倘嘗幽圃
之勞荷不棄於牧芻俾進供於飼秣約軋鳴八鑾之節
宜預均調法駕備六馬之參盍先審御騰槽有幸導扈
何居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臨下以寬馭臣以爵自強不

息時乘六位之飛示樸為先日却千里之獻屬舉我享
我將之禮載嚴既閑既庶之司肆使駕疲獲依騎乘臣
敢不益鞭而後載範其馳地熟九方幸已塵於太僕天
低五路願長擁於屬車

麻一

原爾雅曰枲麻廣枲實

廣麻子也

廣字麻母

直麻麻之有子也

廣

雅曰廣麻也 增爾雅翼曰巨勝胡麻之黑者宋嘉祐

本草有白油麻是也 又曰麻有實者別名苴而無實

者別名枲 原養生要集曰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
氣服之令人肥健麻子一名麻蕒一名麻勃 抱朴子
曰胡麻一名方莖服餌不老耐風濕其葉名青襄 增
素問經曰麻麥稷黍豆為五穀麻即今油麻中國有四
稜六稜者張騫從外國得八稜黑麻種故又曰胡麻一
名稱一名巨勝即黑脂麻也有黑白二種 詩曰丘中
有麻 又曰麻麥幪幪 又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婆
禮記曰仲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麻新
磨也

又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臬治絲繭

淮南子曰三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乘白駱食麻與犬

又曰汾水濛濯而宜麻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麻必莖

長疎節而危陽少本而莖堅厚臬以均後熟多榮日夜

分復生如此者不蝗 風俗通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漢武內傳曰鸚鵡食麻 宋莊綽雞肋編曰胡麻俗

呼芝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暘時薄收大旱方大熟開
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鍼

乃蒞也

麻二

增莊子曰顏子曰願得郭內之田十畝以為絲麻不仕也
越絕書曰麻林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為弓弦也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友嘗遺其生
麻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華嶠後漢書曰
崔實為五原太守地宜麻枲而民不知種植又不能緝
織率無衣被冬月止種細草卧其中吏以草衣其身乃

得出實至教之緝織 列女傳曰河內二義者張伯仁

仲仁之妻也兄弟少孤共居伯仁敦厚謙苦仲仁驕戾
不節二婦紡績得好枲麻輒別異之以為仲仁衣服

晉令曰其上黨及平陽輸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
斤 沈約宋書曰孝武帝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
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掛葛燈籠
用麻繩拂之侍中袁顥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
下 齊書曰宣帝陳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

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驚乳因此豐足 杜

寶拾遺隋大業四年改胡麻曰交麻 朝野僉載曰滕

王嬰蔣王惲性貪帝賜諸王綵帛各五百段敕曰滕叔

蔣兄自解經紀不須賜帛與麻二車為錢緡二王大慙

紀異錄曰鄭班與李愚同為學士鄭閣下一麻生李

曰承旨入相矣霜降成實乃白麻也是夜制出拜相拜

相用白麻 崑山縣志曰嘉祐中崑山海上有一船風

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鞢角帶著短

皂衫言語書字皆不可曉船中有麻子大如蓮的土人求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與中國麻子無異

麻三

原紫色

紅苴

王子年拾遺記曰東極之東有紫麻粒如粟色紫苴為油則汁如清水食之目

視鬼魅又有倒葉麻葉如倒苴色紅紫亦名紅冰麻言冰麻乃有實食之顏色潔白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

燭是苴

益氣

飛明

上詳麻一養生要集王子年拾遺記曰有飛明麻葉黑實如

勝也

玉風吹之如塵亦名明塵麻

紅冰

紫粒

並詳前注

溫水

爭池

左傳

拘鄣人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晉中興書曰石勒
昔居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爭漚麻池共相打
撲

時頌

化理

周禮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
以待時頌功而受齋及獻功受苦功

以賈褐而藏之以待時
頌 化理絲臬注臬麻

增黃麻

白苧

杜詩黃麻似
六經 李白

詩北方佳人東鄰子
且吟白苧停綠水

作纖微

製袍巾

春秋說題辭
曰麻之為言

微也陰精寢密女作纖微也
質如輕雲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

古詩曰白苧白

宜五

原 績八月

上見麻二
詩八月載績

藝之於畝

漚之於池

又曰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又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是刈是穫

載紡載績

麻四

原贊晉郭璞麻贊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

麥一

原張揖廣雅曰大麥麴也小麥稊也 說文曰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增又曰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從來有穗者從久麴周所受來年也一麥二縫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麴堅麥也麴小麥屑覈也麴磨麥也麴麥覈屑也十斤為三斗從麥啻聲麴煮麥也麴

麥甘鬻也稍麥莖也 原廣志曰稊麥似大麥出涼州

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赤小麥而肥出鄭縣有半

夏小麥有秀芒大麥有黑穰麥 增正字通曰蕎麥南

北皆種苗高一二尺赤莖開小白花結實有小角粉亞

於麥麴一名烏麥 又曰苦蕎麥莖青多葉似蕎麥而

尖結實味苦濟苦荒者擣為粉烝食多食傷胃發諸病

原詩曰爰采麥矣沫之北矣 又曰我行其野芄芃

其麥 又曰丘中有麥 又曰貽我來牟 增禮記曰

孟夏之月天子以彘嘗麥 春秋佐助期曰麥神名福

習 孝經援神契曰黑墳宜黍麥 尚書大傳曰秋昏

虛星中可以種麥 春秋說題辭曰麥之為言殖也寢

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 爾雅

翼曰麥者繼絕續乏之穀春秋於他穀不書至無麥禾

則書之麥比他穀隔歲種故號宿麥 周書曰四月孟

夏王初禱於岱宗乃嘗麥於廟 鄭注月令曰麥實有

孚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

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以

十一月六日為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為臘則麥

熟 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小儒口中有珠詩曰青青

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范子計然曰

東方多麥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

土之所宜也 淮南子曰濟水通河而宜麥 又曰三

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青龍食麥與羊 搜神記曰麥

之為蛺蝶由乾濕也爾則萬物之變皆有也農夫止麥

之化者區之以火聖人理萬物之化者濟之以道 譚

子化書曰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 拾遺

記曰延精麥言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腑有輕心

麥食者體輕有淳和麥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

不寒有含露麥穗中有露甘如飴 博物志曰啖麥令

人多力 汜勝之書曰凡田六道種麥為首子欲富黃

金覆謂曳柴壅麥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種宿麥

又曰麥早種穗強而有節晚種穗小而少實麥種以

酢漿無蟲冬雪止掩其雪忽然風飛去則麥耐旱 崔

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於祖禰 食物本草

曰凡收麥以蠶沙和之辟蠹立秋前以蒼耳剉碎日晒
收亦不生蟲秋後則蟲已生蓋麥惡濕故久雨水溢多
不熟 又曰江南麥花夜放故發病江北麥花晝放故
宜人 又麥穗將熟時上有黑黴者多麥孳主解丹石
毒

麥二

原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見禾黍箕子傷之欲哭

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

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左傳曰夏四月鄭祭足

帥師取溫之麥 又曰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巫

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麥

周六月今四月
麥始熟

使甸人獻麥

饋人為之召桑田巫至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增又曰魯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

之麥 原家語曰宓子賤為單父宰齊人攻魯道出單

父父老曰麥已熟矣請放民皆使出穫北郭之麥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寇逮于麥季孫使人讓宓子宓子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得穫是民樂有寇也不宜季孫聞之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五穀最重粟麥東觀漢記曰高鳳南陽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以竿授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

去 又曰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

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增又

曰第五倫免歸田躬與奴共發株棘田種麥 又曰董

宣為洛陽令卒官詔遣使視惟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

有大麥數斛 又曰鄧禹平三輔糧乏王丹上麥二十

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 續漢書曰羊續為南

陽太守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秘行

其資藏惟布衾弊襦鹽麥數斛 後漢書曰范丹字史

雲外黃人使兒捃麥得五斛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
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誓不取 陳
留耆舊傳曰高順字孝雨敦厚少華子式至孝螻蝗為
災不食式麥 英雄記曰呂布令韓暹楊奉取劉備地
麥以為軍資 原秦子曰孔文舉為北海相有遭父喪
哭泣墓側色無顛顚文舉殺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麥
家無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曰無有來討
勿復盜也盜而不罪者以為勤於母飢哭而殺者以為

形慈而實否 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宗侯國牋言鄭國

增門之崇令容高車結駟之路出麥五斛以酬執事者

之勞 博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覺也其婦

稱之猶不自信乃削木為麥入市糴之糴者無疑歸磨

乃覺非麥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

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

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

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

刑因援劒割髮以置地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享蜀

使費禕禕停食麤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

善焉 增王隱晉書曰王裒字偉元諸生有密為裒刈

麥者裒遂棄之於是莫敢復佐 晉書載記曰京兆杜

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

符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祗宮室於枋頭課

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耕種者健殺之以殉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錄曰張駿九年雨稼穀于武威

燉煌種之皆生因名天麥 又前秦錄曰初苻健聞桓

溫之來伐也芟麥以待之故溫掠無所得軍人大飢

又曰新羅王遣使貢其方物在百濟東去長安九千八

百里其人食麥 三國典略曰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

大夫嘗為門客所說舉錢營生廣收大麥載赴晉陽候

其寒食以求高價清明之日其車方達又從晉陽載回

鄴城路逢大雨並化為泥息利既少乃至貧迫當世人

士莫不笑之 陳書曰侯景亂時吳明徹有粟麥三千

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隋書曰張文詡隱居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慰諭之自誓不言因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甘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 唐書曰開元十二年河南府壽安縣人劉懷家有大麥六畝先熟與衆麥殊色其中有兩歧三歧四歧六歧者 又曰

西女國每十月令巫者齋肴諸山中散糟麥於空大咒呼鳥俄而鳥如雞飛入巫者之懷因剖腹而視之每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災異其俗信之名為鳥

卜 又曰吐穀地氣大寒不生杭稻有青麴

還瓦切

麥瑩

音勞 豆小麥蒿麥

獨孤及上疏陳政曰民不敢訴於有

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顚顚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斂骨矣 王方慶疏曰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以秋種故謂

之首種入收也春為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臣恐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 金五行志曰興定

元年陳州商水縣進瑞麥一莖四穗 元世祖本紀曰

至元七年東平府進瑞麥一莖二穗三穗四穗各一本

麥三

原一莖

九穗

晉起居注曰太康十年嘉麥生扶風郡一莖四穗收實三倍 又前涼錄曰永

嘉元年嘉麥一

三葉

兩歧

呂氏春秋曰孟夏之山百穀三葉而獲大麥

莖九穗生姑臧

下詳麥二

勸種

觀成

八月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六帖云玄宗種麥苑中太子

東觀漢記

瑛諸王侍帝曰是將事宗廟故親之亦欲汝等知稼穡之艱因分賜侍臣曰春秋書無麥禾古所甚重比詔使者聞田畝所對不以實

增搖風

鋪雲

劉禹錫復遊玄都觀惟兔

故朕自蒔以觀其成

葵燕麥動搖春風耳

陸放翁

黃雲

綠浪

王荊公詩曰縹

詩曰但見古河東蕎麥如鋪雲

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范石湖詩曰菊花開

時我種麥桃李花飛麥叢碧多病經時不出門東坡已

作黃雲色

東坡詩登城望薶麥綠浪

進飯

賜麪

風掀舞又抑宗元詩麥芒際天搖青波

上詳飯

東坡詩註曰今大內當麥熟時以黃羅

貢

怕封賜百官其外題曰麪或云以蜜浸食尤佳

碧宜青

唐杜陽編曰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形大於中華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

體輕久可以禦風

五代

晨氣

暖風

麥秋晨氣闊暖風抽細

回鵲地宜白麥與青麪麥

麥並
出文選

麥四

原芄芄

詩芄芄其麥

漸漸

詳麥二

增麥青

韓愈詩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

青

再熟

高昌土沃麥皆再熟

鴉種

東坡詩曰霜林老鴉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

崆峒

杜甫詩曰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

吐蕃

其稼有小麥青翹蕎麥

輕花

細麥

落輕

秀蘄

蘄麥芒也麥秀蘄芳雉朝飛

進御

花木考出于西番田名番麥以其曾

花

進御故曰御麥幹葉類稷花類稻穗其苞如拳而長其

鬚如紅絨其粒如芡實大而瑩白花開於頂實結於節

真異穀也吳郡

麥舟

夜話曰范仲淹遣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載次丹陽見石

多有種之者

曼卿云三喪在淺土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
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
舉方滯丹陽時無可告者文正曰何不
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麥隴

杜甫詩山田麥無隴

如簞

李賀詩麥芒如簞黍如煙

鋪鍼

張子湖詩大麥半枯自浮沉小麥刺水鋪綠鍼山邊

老農望麥熟出門見水放聲哭去年冷冷七日雨秋苗
不收一粒穀只今米價貴如玉併日舉家纔食粥小兒
索飯門前啼大兒雖瘦把鉏犁晴時種麥耕荒隴正好下秧無稻畦

輿穿

荆公詩小輿穿麥去

鞋隨

鼃無咎詩穿鞋帶履隨麥隴

兼味

玄宴春秋曰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

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荀勗師曠識勞薪易
牙別溜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
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舌李杲三果之熟也不同意焉
得兼之倫笑而不答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

杏時將發糝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糝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得時

呂氏春秋曰得時之麥穗長而

莖黑二以為行西服薄穗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

肘動蚰蛆而多疾

箕子作歌

費禕作賦

不食新矣

俱詳麥二

有中毒者

小說人有中麥毒者夢紅裳娘子悲歌有一丸蘆葦火吾宮之句故朱文公次秀野

刈麥韻貽牟風昔但聲歌今見郊園樂事多且喜甌婁符善禱未須蘆葦輦妖娥霞觴正自誇真一香鉢何須問畢羅我欲賣力求學稼不知還許受塵麼

三種八熟

詳麥一

麥五

增詩唐鄭畋麥穗兩岐詩曰聖慮憂千畝嘉苗薦兩岐

如雲方表盛成穗忽標竒瑞露縱橫滴祥風左右吹謳
謠連上苑化日遍平陂史冊書堪重丹青畫更宜願依
連理樹俱作萬年枝 宋陸游種麥詩曰墾地播宿麥
飯牛臨野池未能貪佛日正恐失農時矻矻鋤耰力勤
勤祝史詞嘉年得三白吾飽豈無期 范成大刈麥行
曰菊花開時我種麥桃李花飛麥叢碧多病經旬不出
門東陂已作黃雲色腰鎌刈熟趁晴歸明早雨來麥帶
泥犁田待雨插晚稻朝出移秧夜食麩 又初四日東

郊觀麥苗詩曰去歲秋霖麥下遲臘殘一雪潤無泥相
將飽喫滹沱飯來聽林間快活啼 楊萬里詩曰無邊
綠錦織雲機全幅青羅作地衣此是農家真富貴雪花
銷盡麥苗肥

增制宋胡錡擬隴西郡開國侯來牟進封關內侯加食
邑實封制曰登實祈春已課兩岐之最薦名告夏爰疏
易地之封於皇孔碩之英貽我奏膚之美穀差告旦穡
播猷言隴西郡開國侯來牟外叶坤黃內涵賁白載行

於野懷大夫君子之忠斯饗我農成先公風化之業將
其來食迄用康年淳沱對竈之時竟能濟業崆峒跨鞍
之頃遂底休師庸進績於農書復侑忱於寢廟來咨來
茹協在公助祭之恭實好實堅相尊祖配天之道爰易
隴西之舊壤聿陞關內之新畬於戲雨露肥磽之不齊
爾既勉修於人事山川土地之大啓朕其加錫於侯功
往服休恩勉圖後效

增表宋胡錡代來牟謝表曰代食維好績愧乏於善收

往即乃封恩誤叨於登進自天錫命易地祇榮伏念臣
桑下枯茨丘中槁茁鬢鬢黃髮老風雪之彫殘皦皦素
心抱冰霜之潔白生樂國而無鼠苗之感歷玄都而有
兔葵之思因問俗於關中輒借階於陛下爰進仲舒之
策勿令後時至形武帝之憂詔其益種欲使畝畟畛廛
之所皆有春登夏實之資地方慮於不齊意敢希於所
報詎期削木之質遽躋沃壤之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
德猶祥雲政如時雨五穀共衍萬壽永平膏沐之歡多忝

同登播元在天錫之頌課吏奏漁陽之最談兵却新鄭
之師以薦廟而勸相農民以問價而選掄使者肆令穉
植亦被播擾臣敢不小大懷忠艱難陳業誦原野南都
之盛已幸富饒歌宮室故國之虛尚祈警戒

原奏魏黃觀曰今年麥苗雖好臨熟多雨而悉復偃壞
小麥略盡惟穰麥大麥頗得半收耳

米一

增說文曰米穀實也 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 增

周禮曰舂人掌米物祭祀供其饔盛之米賓客供其牢
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國語曰其歲收
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 地理志曰揚州
土貢黃稬米烏節米 水經曰會稽有射的山遠望狀
若射侯故謂射的的之西石有空名之為射堂年登否
常占射的以為貴賤之準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故
諺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 孫卿子曰仁義
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有之者

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 樊傳續曰西域王舍城有
大人米大人米粳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有
王及知法者豫焉

米二

原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
增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
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求爨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攬
其甌中而飯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

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煖煤入甌中回
以為棄之則不可置之則不潔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
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
足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 說苑曰子路負重道遠
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
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為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
於楚從車數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
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霜露不停賢

者欲養二親之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停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原漢書

曰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敗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錢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倉紅粟腐不可食 又曰東方朔云臣言無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 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為山川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

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為二千石卧布被自
養馬妻炊爨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
俸餘皆賤糶與民飢羸者後漢書曰獻帝時三輔大
旱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時穀一斗
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御
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
帝疑賑恤有虛乃親於御座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
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奏收

侯汶考實詔曰未忍治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九州春秋曰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盡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為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為薄粥與衆共歆之 世說曰郝嘉賓餉釋道安米千斛道安荅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語林曰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 增宋書曰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年

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哀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良民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貴賤凡諸求利皆悉如此南史曰徐耕晉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賑貸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酌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東海嚴城東莞王道並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賑恤 梁書曰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
花米二十斛無以為斂遺言不許將新安一物還都下
南史曰孔覲後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覲為後軍
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升將百錢道
存慮覲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
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今至彼未幾那能便
得此米耶可載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
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後魏書

曰安同遼東郡人也太宗時同與長孫嵩並理人訟世祖即位除青冀二州刺史同長子居典太倉事盜官粳米數石以養同大怒奏求戮居自劾不能訓子請罪太守嘉而恕之遂詔長給同粳米 陳書曰徐孝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後亡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唐書曰李峴為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已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為長

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言曰欲得米粟賤
無過李峴其為政得人心如此 又曰張萬福為泗州
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福曰魏州吾鄉里
也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餒於潞口求魏人
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 又曰陽城常約其二弟云
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
菜鹽米凡用錢先具之其餘悉以付酒媪無留也未嘗
有所畜積 南楚新聞曰荆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

持金寶換易纔得一合一撮謂之通腸米言飢人不可
食他物惟煎飲之可以稍通腸胃 杜陽編曰元和八
年大軫國貢紫米有類於苴勝炊之一升飯一斗食之
令人髭髮鬢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而死 貽謀錄曰
李畬官監察御史得廩米母量之三斛而羸問故對曰
御史米不槩也問車傭幾何對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
歸餘米償其傭

米三

增奴求 僮載

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

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亦何害焉梁書曰張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

吳宅及至耗一半率問其故荅曰崔鼠耗笑而言曰壯哉崔鼠竟不研問

白粲

紅鮮

秋菰

成黑米精鑿餽白粲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又曰玉粒足成炊紅鮮任霞散並杜詩

故人供

鄰僧送

杜耐高使君詩故人供祿米愈贈盧全詩曰至今鄰僧送乞米

助饋餽

與乞食

王荊公詩曰乞米助饋餽杜如晦詩曰乞米與乞食皆是前人為梅堯臣貸米

指囷 折腰

周瑜為巢長將數百人後過魯肅求食糧肅家有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

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僑札之分出本傳南史隱逸傳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

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

齋米空船

舉家食粥

具全琮父柔為桂陽守使琮齋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皆賑給士大夫空船而還柔

奇之

顏魯公求米於魯大夫

送米不須餉米不

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而已

煩世說曰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米一船荅曰王修齡飢自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齊

劉懷惠為齊郡守人有餉新米一斛者懷惠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覆米而去

行旅不齋

梁沈約少貧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唐太宗

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賜粟一斗至四年米斗三四錢人行數千里不費糧

貸米鄰人

送米鄰僧

陳人婁鵲妻事親至孝家貧有故人至鵲使妻貸米於鄰不與其妻解衣易米歸奉

客後鵲舉孝廉為京兆刑曹鄰人犯事送鵲鵲欲重按之妻諫而輕其罪京師皆稱其賢 王安石送米於法雲二老詩盧全不出僧流俗我卜郊居避俗僧今有鄰僧來乞米我今送米乞鄰僧

米四

增詩元吳師道送人貢粃米之上京詩曰后皇制任土職貢來四方珍異匪余求服食乃其常金華有嘉種玉粃會芬香土人昔肇端每歲賦其鄉頗聞播種初行者避畎疆歛收畢徵納老穉不敢嘗擾擾府中集數日何奔忙珠璣歷萬指錯落照九光圓好中式度緘封謹縑

囊矧今歲旱乾彌望茅葦荒野人懼不供挈瓶越林岡
及茲幸充數揚帆上天倉惟民秉恒性食芹猶不忘勤
動非所辭有司貴循良賢侯重承命護視嚴周防行行
不可遲去去凌風霜玉食儻見登仁恩沐汪洋願推及
物心共樂斯時康陳風以為贈別意何悠長

原啓齊王融謝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
能負米百里分地一廛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
橫集天私妄委 梁簡文帝謝敕賁長生米啓曰堯木

五尺未足稱珍漢麥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
烏暮律向遊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
藉此資生因斯養性 庾肩吾謝東宮賫米啓曰滄水
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肩吾人慙振藻徒
降雲間之松職濫便繁空撤家承之俸成珠委地事重
逢仙游玉為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監河之
說春風掃地方誚文學之篇 又謝湘東王賫米啓曰
竊以月滿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江恒注遂使連

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接宇寧異海陵 周庾信謝趙
王賚米啓曰比陋蒼簞瓢櫛風沐雨剥榆皮於秋塞掘
蟄燕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荆
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飢西門豹之墾田方
慙此賚

增誥宋胡錡擬米秫除祭酒誥曰唐得祭酒生徒皆喜
謂不寂寞矣蓋橋門冠帶之地必資醉經鉅賢而為之
長以爾學殖素醇詞英早粲粲粵自脫穎而來詩曰或春

或揄或歎或蹂其所踐揚亦既熟矣頃登米廩教思董
陶士君子已有成周既醉之行今擢表成均維其令儀
以式我賓俛使酌道味德者皆沈浸乎醲郁則將用汝
作醴往惟欽哉

增表宋胡錡代米秣謝表曰任閭師之耕農功舉實進
司成之長賓俛增華揆量逾涯懷榮躋地伏念臣素無
學殖徒有仁根后稷教藝以來芳聯南畝陶潛賦歸而
後穎露西疇在前深媿於粃糠若作尚資於麴蘖忽從

米廩叨佩水蒼清為聖人中俾樂道涯之泳醉有君子
行使沾德海之流自非沐漢化之鴻醇何以式周朋之
燕滑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氣薰嘉協瑞格和平當豐年
高廩之秋畀烝為醴闡七月公堂之教獻享稱觥將溥
陶民俗於溫溫迺首觀儒風於渾渾肆令淺薄亦被涵
濡臣敢不泆戒非彛禮嚴有旨招諸生而浸醲郁盍明
立館之規造三代而樂優游共適舞雩之趣

稗

增正字通曰稗苗葉似稂子有水稗旱稗二種 六書
故曰稗葉純似稻節間無毛實似蕒害稼 汜勝之書
曰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熟之時宜種之以備凶年稗中
有米擣取米炊食之不減粟米又可釀作酒 釋典寶
積經曰僧之無行者如麥田生稗子

薏苡一

增正字通曰薏苡生平澤田野莖高三四尺葉似芭黍
苗故又名芭實 救荒本草曰薏苡名回回米又呼西

番蜀秫俗名草珠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
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
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為前所載皆明
珠文犀

薏苡二

增詩宋蘇軾詠薏苡詩曰伏波飯薏苡禦瘴傳神良能
除五溪毒不救讒言傷讒言風雨過瘴厲久亦亡兩俱
不足治但愛草木長草木各有宜珍產駢南荒絳囊懸

荔枝雪粉剖枕櫛不謂蓬荻姿中有藥與糧春為芡珠
圓炊作菰米香子美拾橡栗黃精誑空腸今吾獨何者
玉粒照座光 陸游薏苡詩曰初遊唐安飯薏米炊成
不減雕胡美大如芡實白如玉滑欲流匙香滿屋腹腴
項嚙不入盤况復殮酪誇甘酸東歸思之未易得每以
問人人不識嗚呼奇材從古棄草菅君試求之籬落間
糠

原糠粃在前 舐糠及米

世說曰王文度范滂期俱為
蘭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

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歟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兆之汰之沙礫在後

史記曰吳中大將應高說膠西王曰紙糠及米

排糠障風

積糠成山

潛夫

論云不命大將以討叛羗州郡興兵若排糠障風淘沙壅河文州記曰合浦海口有糠頭山傳云越王春米

於此積糠而成

食糠而肥

然糠自照

晉書云王戎子萬有美名而大肥戎令食

糠而肥愈甚齊書云顧歡所居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夕則焚松節讀書或笑糠自照

拾掇

原並歌

列子林類年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

跪把

晉庾袞字叔褒麥熟

獲者已畢而尚多袞引羣子退曰待間乃掇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

自資

後漢朝議以范丹為

侍御史乃遁梁沛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拾摺自資

伊利詩伊寡婦之利

歛材周禮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獲穉詩彼有不獲穉

拾芥俯拾地芥

斂穢

詩彼有不斂穢

遺秉又曰彼有遺秉

滯穗又曰此有滯穗

俯有拾仰有

取漢書

分夷險序長幼

庾衮又與邑人之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

儲蓄

原斂薪芻

周禮地官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蓄聚之物注疏材草木有實者也

蓄聚物

詳疏

九年之蓄

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

三年之食

又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

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務蓄

月令務蓄菜

務納

又曰無不務納

紓積聚

晉饑晉侯紓積聚以貸無蘊年注蘊積斂不分災也

聚禾粟

子產曰陳其亡乎聚禾粟而不撫其民

公私之積

賈誼曰漢幾三十歲公私之積猶可哀痛

聚斂之臣

委積

地官委人掌軍旅供其委積薪芻

保聚

敝邑不敢保聚

謹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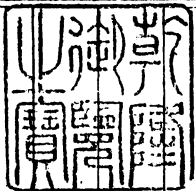
月令孟冬謹蓋藏備行積聚無有不斂

實倉廩

倉廩實而知禮節

乃積乃倉

于橐于囊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九十五